

徐

明清十人文萃·张竹坡集



『金瓶梅』评点
CHINESE CULTURE

〔清〕张竹坡 著
田秉锬 康明超 编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徐
明
清
十
人
文
萃
·
张
竹
坡
集



〔清〕张竹坡 著
田秉锷 康明超 编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金瓶梅》评点 / (清) 张竹坡著 ; 田秉锷, 康明超编.

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7. 1

(徐州明清十人文萃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8488 - 9

I. ①金… II. ①张… ②田… ③康… III. ①《金瓶梅》- 小说研究 IV. ①I207.4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67333 号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薛媛媛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14.5 字数: 171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8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《徐州明清十人文萃》

编辑委员会

主 编 李荣启

副 主 编 陈 萍

顾 问 李鸿民

执行主编 田秉锷

编 委 刘立纲 黄小葵 肖 岚

编 辑 (按姓氏拼音排序)

陈剑彤 杜明伟 龚逢庆 韩宜锋 黄清华

康明超 李银德 刘奉文 戚云龙 尚化启

孙 耕 田秉锷 徐建国 原思训 张宪涛

江山有待 文献千秋

李荣启

呈现到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，是对徐州五百多年的文化传承进行汇总、筛选而编纂成帙的。如果以朝代为标识，则又可以说是徐州地区明、清两朝精英文化的荟萃。

基于荟萃精品的编纂意愿，编者将该书命名为“徐州明清十人文萃”。

对于今人，尤其是对于不熟悉徐州历史文化，或置身徐州地方文化研究之外的朋友们而言，面对入选本书的十位作者——明万历朝进士，历任兵、工、礼三科给事中，追谥太常少卿的张贞观；明代散曲大家、“乐王”陈铎；明崇祯朝举人，明亡而怀抱故国忠诚的著名诗人阎尔梅、万寿祺；清康熙朝状元、诗人李蟠；清康熙年间学者、《金瓶梅》评点家张竹坡；清雍正朝兵部尚书、直隶总督李卫；清道光朝拔贡、咸丰朝孝廉方正、诗人孙运锦；清光绪朝举人、书法理论家、书法家张伯英；清末民初学者、诗人，早期南社成员周祥骏等——大家定然会有多少多少的陌生感或疏离感。好在，我们都同属一个文化体系，同属一条历史根脉，同属一个乡土源流，因而，借助阅读，自然就可以感应历史，进而实现“今”与“昔”的文化对接。

若从一个地区文化传承的意义上考量，本书在唤醒十位历史人物，进而唤醒当代人对历史文化的重新关注时，不但可以打通“历史隔膜”，而且还将激发起“创造机制”。

今天，在体味了十部书的编纂辛劳之后，我对“历史隔膜”的普遍性和浸润性已经有了足够的警戒。说“警戒”，并非耸人听闻。稍稍回顾一下徐州文化的历程，人们就会发现，许多徐州前贤创造的文化成果，领新时代，辉映朝野，甚至具有国家水准、民族水准，只是因为流传过程中外地人未加重视，而徐州本地人也没有加意珍存，这才造成了黄钟毁弃，典籍失传，文脉断线。百千年之后，面对文化的“残局”，谁清醒？谁叹息？

就因为有所反思，当我们从文化传承的高度鸟瞰人心时，面对有意无意的“失忆”，就会多出一份忧虑。须知，正是芸芸众生的失忆，家族的过往，城市的过往，国家民族的过往，才渐次沦入苍莽。人遗忘了历史，历史埋没了文明，所以人类的绕弯子、鬼打墙，穿新鞋，走老路，无不可以从割断历史的积习中寻到教训。

仅以汉代以后徐州文化的“失传”记录为例，即有：

楚元王刘交，是秦汉之交诗学大家，传习并著有《元王诗》，可与鲁诗比肩。后来，《元王诗》失传，徐州诗学断层。

汉代“易学三家”，其中一家即为徐州沛人施仇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还说：“《章句》施、孟、梁丘氏各二篇。”这施仇的“二篇”易经《章句》，后来失传，徐州不再是“易学高地”。

刘向著《别录》。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目录总集，不知失传于何年。

刘歆《七略》，是《别录》升级版的国家图书目录总集，亦不知失传于何年。

刘义庆的《徐州先贤传》，是专门记录徐州两汉、魏、晋名

人的，它的失传，让多少徐州名人永久埋没。他的《江左名士传》自然是记录江南名人的，该书失传，埋没名人更多。其《幽明录》，当是中国最早的笔记小说。《幽明录》失传，徐州的小说史、文学史失去了领先全国的实证。

南朝刘孝绰帮助萧统编成了《文选》，他和弟弟刘孝威、妹妹刘令娴的诗歌，开一代诗风，而其作品《刘孝绰集》十四卷、《刘孝仪集》二十卷、《刘孝威集》十卷、《刘令娴集》三卷等，今皆不传，故“诗歌徐州”又少了南北朝时期的佐证。

再如宋、金间徐州籍状元邵世矩、张介，诗文立身，获取功名，而其身后，邵世矩无一诗一文传世，张介传世诗作仅见两三首。

阎尔梅和万寿祺的诗，存世量都不到他们创作量的一半。

张竹坡是诗人，因诗才而名满京城，有《十一草》行世，今《十一草》失传，仅留《金瓶梅评点》。

孙运锦的《徐故》，专记徐州掌故。《徐故》失传，使多少徐州掌故湮灭。而他的诗作，现传世者已不及十分之一。

明清两代，徐州籍诗人文人，嚶嚶友鸣，结社唱和，昌明一方，出版个人诗集、文集者比比皆是。而流传至今者，百无一人。

回望历史，我的内心经常会有刺痛之感。痛就痛在，文化结晶、文化珍宝经常在传承中或无故丢失，或失手打碎。因此，“斩根”“断流”“失传”“湮灭”正是文化发展的大忌、大灾、大难和大不幸！

也许就是因为怀抱着这样的忧患意识，本书最初的筹划者李鸿民、田秉铎二位先生才启动了对徐州历史典籍的盘点、梳理工作。他们告诉我，之所以从明、清入手，当然还是出于对“抢救”急迫性的认识。在交流中，我也同意他们的考量：从汉代到

宋代，徐州先贤的创造成果，留便留了，失便失了，存世者几乎都已被纳入中国经典文化的大系。所以，对那一时段徐州经典的梳理，可以推迟，可以缓发。倒是明、清两朝的徐州文案，因在国家经典之外，所以随时皆有毁弃之可能。因而，编纂文萃，即贯彻了“先近后远”的原则。今后，如果条件具备，可以再编宋朝之前的“文萃”。我们设想，倘若能有二三十个徐州经典作家的诗集、文集得到整理，徐州古代文化的基础性工作也就算差强人意了。

本书的出版，只是这整个工程的第一步，或基础。

参与本书编纂的朋友，可谓少长咸集，同心同德。在编纂工作的整个过程中，他们都发乎本愿，出乎至诚，以兢兢业业、礼拜先贤的态度，爬梳资料，考定文句，从不懈怠。能参与其中，我也受益良多，且引以为人生之幸。

本书的资料搜集工作，起步于2013年；初稿汇集工作，完成于2015年；统编定稿工作，结束于2016年。因为受条件约束，我们对整个文案还作了适度的压缩。

此书刊布，正逢晚秋。对徐州文化而言，这肯定是一次迟到的丰收。至少，这部书可以接续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，填补一个时段的精神空白。

人是有记忆的，城市也是有记忆的。

人的记忆在大脑里，城市的记忆在典籍里。

珍视城市的文化典籍，就是珍视城市先贤们曾经的梦想、曾经的创造、曾经的历史过往吧。唯奠基于一代代的传承，才可能引燃一拨拨的创造！

是为序，与读者共勉。

2016年10月于彭城

概 述

张竹坡，名道深，字自德，号竹坡，清江南铜山人。生于清康熙九年七月二十六日（1670年9月9日），卒于康熙三十七年九月十五日（1698年10月18日），享年二十九岁。

其祖籍为浙江绍兴。明代中叶，其高祖张棋过江渡淮，定居于铜山吕梁，张棋即为徐州山阴张氏之始迁祖。至其曾祖张应科，张家始移居徐州城内居住。其祖父张垣（又名垣崇，字曙三），耕读传家，富而好礼，其乡居期间即以谨厚好施闻名地方，荒年尝出家粟赈饥，存活甚众；又尝置义田十余顷，专施本族孤穷。此后举授河南归德府通判（正六品）。弘光元年、顺治二年（1645）正月，许定国于睢州杀南明兴平伯高杰，叛明降清。作为归德府通判的张垣，与高杰同死难。

张垣三子，长子张胆，次子张铎，三子张志羽。张竹坡即张志羽之子。

张氏三兄弟，各有风采。张胆，字伯量，其先属意于科考进仕，遂修身读经，后弃文从武，中明崇禎癸酉（1633）科武举，出任归德营参将。父死难，曾率所部直击叛帅。入清，随豫亲王多铎南征，授副总兵职。积功，疏题天津总兵，廷议会推开（封）归（德）提督总兵（从一品）。这两次升迁皆被“有力”

者捷足先登。顺治八年，诰授骠骑将军。后受中伤，去职回籍，兴教养亲。张胆的人生亮点是捐资义修荆山桥。

张铎，字仲宣，父殉职时，年仅八岁。有文采，以兄长之功得荫封，为中书舍人，转临安同知，擢汉阳知府。多有德政，后辞官归里，闭户读书。

张志羽，字季超，号雪客，父殉职时，年未周岁。后因二位兄长均在外公干而奉母家居，有暇，则肆力于学。长于诗赋，与中州（河南商丘）侯朝宗（方域）、北樵（安徽全椒）吴玉林（名国缙）相唱和，著有《同声集》。后以病中哭友过恸而卒。

三兄弟相比较，最为清贫的当然是张志羽的家庭。

得父、祖辈家教，张竹坡幼时即聪颖好学，六岁便能吟诗作对，八岁入塾攻读，以博闻强记闻名遐迩。十五岁时参加乡试，却屡试不第。两位伯父家显贵一方，唯其一支为布衣寒门，这促使张竹坡更加发愤进取。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）他第四次应举失败后，即遍游京师，在天下名流荟萃的长安诗社（实在北京）大展诗才，赋得诗词百余首，被人称为“才子”。

康熙三十四年（1695），张竹坡二十六岁。他以独到的见解、超人的投入，开始评点《金瓶梅》。于半个月之内，边读边批，洋洋洒洒写下了十多万言的《金瓶梅》批语。这就是张竹坡批评天下第一奇书《金瓶梅》的经典之作。

世人或名之为《〈金瓶梅〉评点》。

在张竹坡的时代，《金瓶梅》还顶着“淫书”的恶谥。而张竹坡公然宣称：“第一奇书非淫书”。这一评语，破石惊天，从根本上否定了《金瓶梅》为淫书的观点，成为后人研究《金瓶梅》的重要依据。

作为一部系统的文学评论专集，《〈金瓶梅〉评点》已经远远超出了“评点”的局限，在上继李渔、金圣叹、毛宗岗等人的评点传统之后，该书不论作为“作品论”、“作家论”，还是作为

“艺术论”、“文化论”，都具有文化精神的突破性和原创性，不但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遗产，而且对中国人的精神启蒙也具有引燃性的价值。

张竹坡同意冯梦龙“四大奇书”的观点，并称《金瓶梅》为“第一奇书”，且开创了《金瓶梅》一书108则读法。

张竹坡写成《〈金瓶梅〉评点》后，曾寄居金陵、扬州、苏州等地，筹划刊刻《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〈金瓶梅〉》，且以文会友，结识了张潮等文学知己。张竹坡不能清醒的是：文学建树，改变不了一个人的社会境遇，所以他依然处在经济困顿与精神困惑之中。康熙三十七年（1698），张竹坡抛弃正在雕版的《批评第一奇书〈金瓶梅〉》，离开苏州，北上永定河治水工地，以图进身之阶；不料于当年九月十五日于工地染疾身亡，年仅二十九岁。

除《〈金瓶梅〉评点》外，张竹坡还有诗集《十一草》。《十一草》流行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即佚失不闻。

本书直录张竹坡《〈金瓶梅〉评点》，唯省去了他的夹评文字，然第一回保留，借以展现其夹评风采。

张竹坡在《竹坡闲话》中申明评点《金瓶梅》的原因时，曾说：“《金瓶》我又何以批之也哉？我喜其文之洋洋一百回，而千针万线同出一丝，又千曲万折不露一线。闲窗独坐，读史读诸家文，少暇偶一观之，曰：如此妙文，不为之递出金针，不几辜负作者千秋苦心哉！”

而今，捧读张竹坡的《〈金瓶梅〉评点》，只要清心涤虑，我们也会有豁然开朗的喜悦！

编校者 谨识

2016年5月初夏



明清十人文萃

◆ CHINESE
CULTURE



目 录

概 述	1
第一章 金瓶梅总论	1
第二章 分回总评	40
第三章 《金瓶梅》夹批、旁批选摘	184
附 录	
仲兄竹坡传	弟 道渊 210
司城张公传	胡 銓 213

第一章 金瓶梅总论

一、第一奇书序

《金瓶》一书，传为凤洲门人之作也，或云即凤洲手。然缅甸洋洋一百回内，其细针密线，每令观者望洋而叹。今经张子竹坡一批，不特照出作者金针之细，兼使其粉腻香浓，皆如狐穷秦镜，怪窘温犀，无不洞鉴原形，的是浑《艳异》旧手而出之者，信乎为凤洲作无疑也。然后知《艳异》亦淫，以其异而不显其艳；《金瓶》亦艳，以其不异则止觉其淫。故悬鉴燃犀，遂使雪月风花，瓶罄篔簹，陈荃落叶诸精灵等物，妆娇逞态，以欺世于数百年间，一旦潜形无地，蜂蝶留名，杏梅争色，竹坡其碧眼胡乎！向弄珠客教人生怜悯畏惧心，今后看官睹西门庆等各色幻物，弄影行间，能不怜悯，能不畏惧乎？其视金莲当作敝履观矣。不特作者解颐而谢觉，今天下失一《金瓶梅》，添一《艳异编》，岂不大奇！

时康熙岁次乙亥清明中浣，秦中觉天者谢颐题于皋鹤堂。

二、第一奇书凡例

此书非有意刊行，偶因一时文兴，借此一试目力，且成于十数天内，又非十年精思，故内中其大段结束精意，悉照作者。至于琐碎处，未暇请教当世，幸暂量之。

一、《水浒传》圣叹批，大抵皆腹中小批居多。予书刊数十回后，或以此为言。予笑曰：《水浒》是现成大段毕具的文字，如一百八人，各有一传，虽有穿插，实次第分明，故圣叹只批其字句也。若《金瓶》，乃隐大段精采于琐碎之中，只分别字名，细心者皆可为，而反失其大段精采也。然我后数十回内，亦随手补入小批，是故欲知文字纲领者看上半部，欲随目成趣知文字细密者看下半部，亦何不可！

一、此书卷数浩繁，偶尔批成，适有工便，随刊呈世。其内或圈点不齐，或一二讹字，目力不到者，尚容细政，祈读时量之。

一、《金瓶》行世已久，予喜其文之整密，偶为当世同笔墨者闲中解颐。作《金瓶梅》者，或有所指，予则并无寓讽。设有此心，天地君亲其共愆之。

三、杂 录

【杂录小引】

凡看一书，必看其立架处，如《金瓶梅》内，房屋花园以及使用人等，皆其立架处也。何则？既要写他六房妻小，不得不派他六房居住。然全分开既难使诸人连合，全合拢又难使各人的事

实入来，且何以见西门豪富。看他妙在将月、楼写在一处，娇儿在隐现之间。后文说挪厢房与大姐住，前又说大妗子见西门庆揭帘子进来，慌得往娇儿那边跑不迭，然则娇儿虽居厢房，却又紧连上房东间，或有门可通者也。雪娥在后院，近厨房。特特将金、瓶、梅三人，放在前边花园内，见得三人虽为侍妾，却似外室，名分不正，赘居其家，反不若李娇儿以娼家聚来，犹为名正言顺。则杀夫夺妻之事，断断非千金买妾之目。而金梅合，又分出瓶儿为一院，分者理势必然，必紧邻一墙者，为妒宠相争地步。而大姐住前厢，花园在仪门外，又为敬济偷情地步。见得西门庆一味自满托大，意谓惟我可以调弄人家妇女，谁敢狎我家春色，全不想这样妖淫之物，乃令其居于二门之外，墙头红杏，关且关不住，而况于不关也哉！金莲固是冶容海淫，而西门庆实是慢藏海盗，然则固不必罪陈敬济也。故云写其房屋，是其间架处，犹欲耍狮子，先立一场；而唱戏先设一台。恐看官混混看过，故为之明白开出，使看官如身入其中，然后好看书内有名人数进进出出，穿穿走走，做这些故事也。他如西门庆的家人妇女，皆书内听用者，亦录出之，令看者先已了了，俟后遇某人做某事，分外眼醒。而西门庆淫过妇人名数，开之足令看者伤心惨目，为之不忍也。若夫金莲，不异夏姬，故于其淫过者，亦录出之，令人知惧。

西门庆家人名数：

来保（子僧保儿、小舅子刘仓）、来旺、玳安、来兴、平安、来安、书童、画童、琴童、又琴童（天福儿改者）、棋童、来友、王显、春鸿、春燕、王经（系家丁）、来昭（暨铁棍儿）。后生（荣海）、司茶（郑纪）、烧火（刘包）、小郎（胡秀）、外甥小郎（崔本）、看坟（张安）。

西门庆家人媳妇：

来旺媳妇（二，其一则宋惠莲）、来昭媳妇（一丈青）、来保媳妇（惠祥）、来爵媳妇（惠元）、来兴媳妇（惠秀）。丫环：玉箫、小玉、兰香、小鸾、夏花、元宵儿、迎春、绣春、春梅、秋菊、中秋儿、翠儿。奶子：如意儿。

西门庆淫过妇女：

李娇儿、卓丢儿、孟玉楼、潘金莲、李瓶儿、孙雪娥、春梅、迎春、绣春、兰香、宋惠莲、来爵媳妇（惠元）、王六儿、贲四嫂、如意儿、林太太、李桂姐、吴银儿、郑月儿。

意中人：何千户娘子（蓝氏）、王三官娘子（黄氏）、锦云。

外宠：书童、王经、潘金莲、王六儿。

潘金莲淫过人目：

张大户、西门庆、琴童、陈敬济、王潮儿。意中人：武二郎。外宠：西门庆。恶姻缘：武植。

藏春芙蓉镜：郓哥口、和尚耳，春梅秋波、猫儿眼中，铁棍舌畔、秋菊梦内。

附对：潘金莲品的箫，西门庆投的壶。

西门庆房屋：

门面五间，到底七进（后要隔壁子虚房，共作花园）。

上房（月娘住）、西厢房（李娇儿住）、堂屋后三间（孙雪娥住）。

后院厨房、前院穿堂、大客屋、东厢房（大姐住）、西厢房。

仪门（仪门外，则花园也）。三间楼一院（潘金莲住）、又三间楼一院（李瓶儿住）。二人住楼在花园前，过花园方是后边。

花园门在仪门外，后又有角门，通看月娘后边也。金莲、瓶儿两院两角门，前又有一门，即花园门也。花园内，后有卷棚、